



鴿子與老人

墨微

那一季夏，B鎮上來了許多趕熱鬧的人。陽光不猛，還挺柔和的，帶點微刺，舒舒服服的灑在每一個好奇的面龐；廣場青嫩的草裡一向緩緩流着的靜謐底空氣，似乎被騷擾得有些不安了。有人穿梭不息，有人呼朋引伴，有人躲在蔭影裡，除了久未碰面的朋友趁此大談家常外，「今年的冠軍」是人們最最熱衷的話題：那邊的老榆樹下有兩個人正比手劃腳，爭得臉紅脖子粗；這邊的草地上也有人「一言為定」剛爲了這次的得獎者下了大的賭注，這真是個令人興奮的好日子，一連好幾個晴天，天空好藍好藍，幾朵白雲，好不悠哉！

沒有人知道他是那裡人，他是個貌不驚人的孤僻的老頭子，除了他由祖先那兒承受來的趙姓及他那嗜鴿如命的性格外，人們不會知道他更多的事情，也不用知道！這年頭，自己的事情都管不了了，那有多餘的時間與精力去管別人的閒事呢！那年，趙老先生剛由外地到達B鎮時，租了一家雜貨店的閣樓，雜貨店那好貪小便宜的老闆娘看他沒有多少行頭，却帶了一大籠鴿子，就不免打起他的主意。

在過份朝橫裡發展的肥臉上堆了滿筐的笑：「趙先生！就這樣好了，連小陽臺一併租給您，一個月您多加我一百塊。」於是那朝東的小閣樓，就伴了趙先生寂寞的殘燭之年。

擠於人潮與語浪中，趙先生顯得特別的矮小也更不引人注目了，周圍亢奮的聲浪並不會干擾到趙先生，他靜靜地想着每隻鴿子腳上的銅環，他熟悉牠們的脾氣，尤其是那隻銅環上刻着阿拉伯數字7的小白鴿，一種異常的紅飾着那「7」，那「7」引動着他的思潮，他喜愛這個並不特殊的數字，這數字會帶給他好多次的盼望，每次他放出的鴿子中，總是由帶有「7」字的鴿子領頭安全的飛回來，他不曾盼望得獎，他只盼望牠們歸來就像倚間的老人細數遠在異鄉的兒子底歸期。事實上，趙先生每年的賽鴿都未能得獎倒是千真萬確的。那天，老闆娘的小兒子，像往昔一樣幫趙先生的忙，把銅環繫上鴿腳。

「趙老伯，您是那裡人？」好奇心老是驅使着這個十七、八歲的小伙子這麼問。

「我在這兒也住了好幾年了，不就等於這裡的人了

綠杏16期

嗎？」顯然趙先生無意提及他的過去，這種方式的回答也不知道有多少次了，而忠憨老實的年青人也就不會再問一句。「阿義！謝謝你啦！每次都要麻煩你」趙先生很感激眼前這個青年，也喜愛他的安份與懂事，阿義搖搖頭說「那是應該的。」那是幅誠懇的臉，淳樸而無任何心機，截然不同於另一個遠在太平洋彼岸的青年——趙先生唯一的兒子，想起他那不再回來的兒子，一向沉默寡言的趙先生不禁更黯然神傷了，阿義向來就尊敬趙先生，看見趙先生不再說話了，也就默默的幫他把最後一隻鴿腳繫緊，輕聲的下樓去了。天漸漸暗了，趙先生一個人仍留在陽台發呆，由陽台往下望，B鎮外一大片新嫩，那是剛插好秧苗的水田，晚風斜斜地拂過，秧苗顫抖了，匯成柔柔的綠海，那一抹親切感……，趙先生觸景生情，眼眶都模糊了。

二、

從在娘胎十月，趙先生唯一的寶貝兒子亭山，早已具有破壞性與侵佔性了；不僅霸佔了他母親整日的時光，還不時翻個筋斗，這邊一拳，那邊一脚，這精力充沛的雛人兒常令他母親抱着肚皮喊痛。果然，呱呱墜地三公斤足足有餘，哭聲宏量，中氣十足，趙先生中年得子樂得笑不攏嘴。由小學到高中亭山一直是乘風駕舟，一帆風順，趙先生也就不在意於他各種無理的要求諸如不時的金錢供應與各種欲望的滿足；甚至於在他小時候搶奪了鄰家小孩的玩具時，趙先生和他的伴兒也不曾呵責過他一句話，於是蠻橫，跋扈與爲所欲爲就慢慢地間接由趙先生培養成了亭山的個性。

又到了聯考熱季，大太陽底下，亭山興沖沖的跨進大門：「阿爸！我們班上流行着“醫生自有顏如玉、醫生自有黃金屋”我已經決定投考醫科，志願表也填好了。」亭山從來就自我主張，而趙先生也只有百依百順的份兒了，只有這麼一個兒子，不依他，又能怎的？亭山是個野心勃勃的人，他非常不滿意於父親的知足常樂，就靠那麼一小片田租給佃農過活，當然亭山的祖父還留了一些遺產，那就不是亭山所能知道的了。趙先生也明明知道他和亭山之間有一條看不見的鴻溝，爲了避免兩代之間的衝突，還是多順兒子的心意吧！趙先生只說了一句：「只要你喜歡就好，快到了吧！好好溫書啊！」擁抱着黃金夢與美人夢的亭山終於朝着讀醫的道路走。

遂白熱與福馬林味，二十二歲的亭山似乎抓到

了一些什麼，那是不同於他最初讀醫的動機的，當他那兩個夢逐漸遠離他時，他對醫學真正狂熱了，二十三歲以後，亭山開始忙碌的往返於各大醫院之間，因爲他就讀的學校太貧血了，沒有能力去設立一個自己的附屬醫院，亭山和他的同學們也就只好到別人的醫院去吸收他們各別的長處了。

他們學校校慶那天，亭山和另一同學，特別準假回到睽違已久的校園，剛下了一場不算小的雨，長長的石板路，圈滿了一個個水窪，倒映出兩旁發育不良的枝桠，更加畸形了。一種需求灌溉，施肥與愛護底新嫩，瑟瑟縮縮的伸出弊端。這一高一矮並肩漫步的兩人，不免感慨萬分：

「爲什麼這些樹木老是長不大呢？長大了多好，我們也可以少受一些日曬了！」

「嗯！想想看！一大片濃蔭不僅美化校園，做學生的更能承受許多涼蔭呢！」

「可能這幾年蘊釀的颱風太多的緣故吧！」

「我記得從我們入學到今天，這條路好像一直是這麼光禿禿的！」

「不是老聽說要開始多栽一些比較高大的喬木嗎？」

「天曉得！」

儘管那麼多年了，樹木仍未長成，也儘管那些日子充滿了寄人籬下的辛酸，當一排浪花退掉之後，沙灘只留下了貝殼底回憶而另一排浪花緊跟着上來；轉眼間，一年的Intern生活也過去了，衡量衡量當前的局勢，亭山決定出國去闖天下，他並未同家人商量，考取了ECFMG，趙先生慌了，只有這麼一個兒子怎麼可以讓他出去！

「我和你媽年紀都老了，你還是留下吧！」

「爸爸！現在臺灣的醫師愈來愈多，甲種的、乙種的再加上沒牌照的密醫及偽醫，三步一小家，五步一大家，救人的比被救的多，何況新畢業的，連一個藥房老板都不如，病人怎麼敢找上門呢？」亭山頓了一頓又說：「我只想出去三、四年學學比較現代化的技術，多得一點經驗而已。」

「這裡的公立醫院不是蠻不壞的嗎？你到外國去，人地生疏，沒有人照顧，實在令人不放心。」趙老先生平常只當亭山是溫室的花朵，百般呵護，那料想到亭山早已羽毛豐了。亭山知道要進入這裡的公立醫院談何容易！三位數之多的報考人數中只錄取了三、四人，而第一年底薪才幾百元，連填肚皮都不夠！醫師的黃金夢早已成爲過去，現在多的是找不到事做的醫師，自己開業設備要有一點老本，縱使幸運的被某富家女看上了，賣身當女婿，一間設備

齊全的醫院等你去當院長，門可羅雀——沒有病人來這麼大的一家醫院只得餵養蚊子了。亭山不願把這種現實告訴趙老先生，只說：「阿爸！時代不同了，大學畢業總是該到國外去走一趟的，何況我頂多五年就會回來的。」

時代不同了，兒子一心想飛，做老子的又能如何呢？何況兒子是答應會回來的。終於趙老先生賣掉了那黃澄澄的一片地，籌足了旅費。

眼巴巴的看着亭山跨上飛機，趙老太太不禁失聲痛哭，而趙老先生眼眶也模糊了，飛機愈飛愈遠，只剩那幾乎和淡藍天分不出來的銀灰點，萬里晴空，幾片白雲飄呀！飄的。趙老先生但覺他手中僅握着了斷線的風箏……。

亭山出去了一、二年不時有信回來，誇讚異鄉的风景幽美，物資富饒，但也賠上了太多的思鄉之情，這倒是令趙老先生深覺安慰，畢竟是自己的親骨肉！日曆在趙老太太板着手指頭，細數歸期中，雪花飛落，「頂多五年，我就會回來的。」言猶在耳。第三年就帶來了不算太好的消息：亭山和一個洋妞結婚了。「她是這個醫院護士，很甜、很溫柔，很體貼……，我在外科開刀時幾乎少不了她，醫院裡其他的醫師都在羨慕我的好運。附上照片一張，您們覺得她如何呢？順便一提的是，我已入了美國籍，她希望我和她之間沒有國界的隔膜，這是我所能做的唯一的事。」這是第一次自我意識相當強的亭山詢問他的雙親意見！趙老先生對這既成事實的詢問只能苦笑！「您們覺得如何呢？」這不是多此一問嗎？又是一次，除了贊同外，能說些啥？天高皇帝遠，趙老先生再大的本事也管不上太平洋彼岸，即使管上了，汪汪一脈洋，也把兩老諄諄告誡化為零了！好在照片上那洋妞的確不錯，不像時下一般美國的瘋女孩，倒含蘊着幾分東方的溫柔，亭山總算有眼光。只是，如果她不是個洋女人就好了！趙老先生嘆了一口氣，現在趙老先生和趙老太太只巴望亭山不忘祖籍，能不時回來探探他們，那就滿足了。

隨着兩老夫婦髮鬢轉白，五年過去了，十年也過去了，盼望愈來愈渺茫，亭山的來信也愈來愈少，將近二年了才只收到一封信，而且似乎沒有回來的打算。趙老太太想兒子幾乎快瘋了，有一陣子想得緊了，終日淚眼婆娑的，都快把老眼弄瞎，趙老先生眼看着，整個人就好像被壓入酸菜缸裡，直酸到骨頭裡去，表面上又不能幫着她想，得裝個沒事人的樣子，否則只有更糟，有時勸解一番却是愈勸

愈糟，但也只有窮當傻瓜的份，真是一宗悲哀的事。最近趙老太太老是吵着要去找兒子，偌大一把年紀了却鬧得像個三、四歲的小孩子，趙老先生又是心急又是好笑，他何嘗不想念兒子呢？

有一天，趙老太太忽然不哭也不鬧了，從天一破曉到黑幕籠罩大地，一直坐在門檻兒盼着，偶爾晴空裡劃過隆隆的機聲，她就高興得自言自語：「回來了！回來了！」，往後一連好幾天，趙老太太都處於這種臆語的狀態，趙老先生實在忍耐不住了，他寧願她吵吵鬧鬧的，而不忍面對冬日的陽光下，趙老太太孤獨的影子。於是他決定滿足她的願望

三、

新奧爾良城，古老的美國法國區，那是新興的工業城裡唯一富有羅曼蒂克的地方，雖然這座處於密西西比河入海出口的大城市，貨輪烟集，吞吐着出入港口的貨物與遊客，而吸引一大堆遊客的，不是新奧爾良的繁華，却是那古老的風俗“嘉年華會”，滿車滿車的花香，巧目盼兮的女郎，駛過那家家飾有鐵花邊欄杆的露台，這是個處處流露着法蘭西情調的花城；破曉時分，晨曦裡，只要一張眼，就可聞到街旁花店裡撒在微風裡的鮮花香，不禁叫人舒舒服服的深吸一口，只要你願意，隨時可以買到梔子花，更有紫羅蘭，在這古老的住宅區裡，不知有過多少文人騷客的足跡，馬克吐溫就是其中之一。

哪！就在馬克吐溫的故居，同一條街上，由街角倒數過來第三家，清晨的陽光暖烘烘的灑滿了伸向街心的露台，斜靠着精工鏤鏤的鐵花欄杆，一個六、七十歲的中國老太太正眯成一條縫的細眼，似乎受不了陽光，也似乎受不了新的環境；馬路上，一大早已是攜攜攘攘的人群，誰也不曾抬起頭來望她一眼，只有對街的厚厚的窗簾裡，一個六歲的金髮小男孩正張大了好奇的藍眼珠，偷偷地挪開了一小縫布幔，不眨眼的直望過來，他似乎察覺對樓這個老太太和他的祖母們大不相同，老祖母們有紅紅發繃的皮膚，而她是黃黑色的，對了！老祖母好兇好兇！而她好像很溫和的樣子！

數不清是多少個日子了！從趙老太太找到她兒子後，每天、每天，一大早兒子和兒媳婦就駕着車子趕到醫院上班，留她一個人守着滿佈傢私的房子，她總是搬了椅子，在露台上坐了一整天。亭山顯然很高興她來而兒媳婦看到她也是笑吟吟的，只是啞子吃黃蓮，有口難言，和兒媳婦說不上話兒，亭山夫妻倆早出晚歸，親親熱熱的，趙老太太心裡說

不出是啥味道。亭山倒是很體貼的，每天不忘噓寒問暖，但大部分的時間還是和兒媳婦說着她聽不懂的話，她除了陪着笑外只有呆坐在一旁的份兒了。

如果趙老先生也來，就好了！趙老太太不禁懷想起家鄉裡甜甜的青草味……。

趙老先生丟了一個兒子，連帶老伴兒也跟着兒子走了。不知何時，養鴿風氣感染了趙老先生，沒多久他就愛上這玩意兒了，他的確喜愛那些乖巧溫馴的鴿子，每當賽鴿時節，他放出的鴿子必定能找到回來的路，海雖遙遠，天更遼闊，而家究竟是可留戀的，他的鴿子們有着強烈的愛家意識，不曾眷顧野地的花香，家！家！在趙先生的引領企盼中，鴿子們一隻一隻的安全歸來，這是最令趙先生高興不過了，在他對兒子的盼望渺茫之後，他不曾對鴿子再有失望，無怪乎趙先生是嗜鴿如命了。

趙先生望了一眼蒼茫的天空，流動的羣衆愈來愈多了，他忽然掛念起那隻NO. 7的小白鴿，這只是隻羽毛剛豐的鴿子，活潑好動一如幼年的亭山，莫想亭山吧！每次趙先生總是勉強壓抑着思子之情，趙先生偏愛這隻小白鴿不是毫無根由的！這是他第一次讓牠參加比賽，順順牠柔柔的白毛，摸摸牠一向討人喜的頭，趙先生真是依依不捨，他擔心天有不測風雲，萬一……小白鴿不知是否擔當得了風險？好在這兩天總是風和日麗的，尤其是今天。算算時間也差不多該飛回來了。

「趙老伯！」有人拍拍他的肩膀；原來是阿義：「鴿子快回來吧！」趙先生朝他點點頭，兩眼仍注視着淡藍而深遠的天空，果然，遠方似乎有黑點子，由遠而近，「來了！來了！」人群開始騷動了起來，趙老先生不禁捏緊了雙手，阿義緊緊的推着趙先生，有一抹點子愈來愈清晰了，朝着歡呼的人聲，也朝着趙先生的期望，「趙老伯！是7號！是7號！」阿義不禁興奮得跳了起來，趙先生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麼多年了！他的鴿子就未曾得過獎，而現在那繫於小白鴿腳上紅紅的「7」字，就將呈現在眼前了！不由自主的，趙先生被阿義拉着就往家裡跑，後邊尾隨着一大堆相干的與不相干的趕看熱鬧的人。趙先生和阿義三步併兩步的跑上陽台！鴿房仍然是空的！那有小白鴿的影子！趙老先生傻了眼！阿義好不着急的四處尋找！「在那兒！屋頂上！」有一個興高采烈的聲音自人群中爆發出來！不知何時那小陽台上黑壓壓的擠了一堆人，萬頭蠢動，表情則一，大家一起朝對屋的屋頂轉望過去！好不容易讓開了一線通路，趙先生慌忙走

到陽台邊緣。

果然，小白鴿就停在野兒，垂着頭，很不帶勁的模樣兒！趙老先生一陣子心疼，迫不及待的向牠招呼，沸騰的四週陡的沉了下來！八月的陽光，浴着趙老先生鬢白的頭髮與一臉的焦急……「咕咕！過來！過來！」儘管趙先生做着牠熟悉的手勢呼引，而經過了一天一夜不停的飛馳，小白鴿似乎累得無法再聽到主人的呼喚，仍然一動也不動的垂着頭，一付楚楚可憐的神色！「咕咕！」趙先生加大了聲量，「咕咕！咕咕！」有人丟了一塊石頭企圖吸引小白鴿的注意，小白鴿終於抬起頭來了！趙先生欣喜若狂：嘿！咕咕！」小白鴿搖搖擺擺的走了兩步，又停了下來，偏着頭，似乎奇怪於那麼多的人！啊！那麼多的人摒着氣息，目不轉睛的等着小白鴿飛過來，而小白鴿似乎畏縮不前了！牠弄不清楚這些人對牠懷有啥心思？牠唯一敢信任的就只有牠的主人而已。「咕咕！」多慈祥的聲音，小白鴿想起了每天早晚趙先生拿着飼料與青菜走到鴿房，就是這麼輕輕的聲音。猶豫了一下，小白鴿終於飛了起來，有人拍手；有人叫好，這倒把小白鴿又嚇了一跳，牠繞過黑壓壓的人群，繞過趙老先生，繞過鴿房，飛了一圈，又停在對家的屋頂上。儘管趙先生喊破了喉嚨，小白鴿定定的停着，再也不肯動了，那雙懷有深度恐懼與警戒的小眼睛注視着那一群打着牠主意的人！那麼一大堆有知識的份子居然打一隻小鴿子的主意，的確！有人是恨不得一把將牠捉起來。

小白鴿振了振翅膀似乎有朝反方向飛走的意思，趙先生急了，驀的，想起了他一去不回的兒子……，「拿獵槍來！把牠打下來！」；「是啊！一萬元的獎金就讓牠飛走了，豈不可惜！」人群中一呼一和的，「阿義！把你的獵槍拿來！」不知是誰慫恿着阿義！趙先生一時沒了主意，他現在只知道唯一的現實就是他灌注了多少愛與關切的小白鴿要永遠飛走了，就像他的兒子一樣。他一起起又要失去所愛，不禁要發狂……「趙老伯！槍在這兒。」阿義終於拿來了一把獵槍遞給趙先生，趙先生腦中一片混亂，茫茫然的拿起獵槍，「我不能再讓牠離開我！」一個縈繞的意念閃過他腦際，他以顫抖的手瞄準……。

好涼的仲夏之夜，萬家燈火裡，孤獨的老人陷於冥想中，半蹲跪著，他的腳邊是一隻有着純白羽毛的鴿子，那代表着一萬元的紅「7」字早已不見了，代之而有的是一灘猩紅！